

台灣 柏楊著

蛇腰集

倚夢閑話

柏楊書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九四·北京

倚梦闲话
蛇腰集

柏杨著

(京)新登字 19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倚梦闲话: 蛇腰集/柏杨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4. 4

ISBN 7-5057-0764-7

I. 倚… II. 柏… III. 杂文-中国-现代-选集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2242 号

书名	倚梦闲话——蛇腰集
作者	台湾 柏杨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宏伟胶印厂
规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375 印张 133 千字
版次	199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199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0764-7/C·62
定价	4.90 元

编者的话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的杂文极富特色，谈古论今、嬉笑怒骂、真挚率性、幽默横生，颇受读者亲睐。不仅在台湾以多种版本一版再版，在大陆出版的仅仅一本关于“中国酱缸文化”的小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也曾轰动一时，多次重印。近年来，台湾跃升文化事业公司将柏杨的杂文重新整理出版，推出了《西窗随笔》和《倚梦闲话》两大杂文系列。我公司有幸获得这两套书的大陆出版权，使大陆读者有机会完整地读到柏杨先生历练人生的真知灼见。

编辑过程中，考虑到国情及大陆读者阅读习惯，在不损原意的前提下，征得作者同意，对书中个别字句作了删除。对文中出现的台湾当局的一些组织名称和职务名称，如“中国民航局”、“立法院”、“立法委员”、“局长”、“部长”、“大使”等，以及“中国”、“国家”（即指台湾当局所谓“中华民国”）的提法，为保持作品完整和阅读顺畅，未一一加注或作其它技术处理。此类文字不代表出版者立场，敬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编 者

1994 年 4 月

前言

老头跟年轻人最大的不同是，每一个老头都有说不完的往事，堪供回忆。柏杨先生老矣，前途有限，只剩下回忆无穷。想当年一九六〇年代，我老人家手提巨笔，叱咤风云，固一世之雄也。忽然咕咚一声，没啦；使人兴起“于今安在哉”之叹。自一九七七年，返回台北，穷极无聊，把昔日刊有敝大作的旧报纸旧杂志找出一些，剪剪贴贴，一面动手，一面动眼。噢，虽是一九六〇年代之文，而于一九八〇年代读之，仍觉字字珠玑，虎虎生风，不禁拍案叫绝，啧啧称赞，称赞到得意之处，唾沫横飞，声震屋瓦，老妻惊曰：“老头，谁的文章，这般高强？”呜呼，谁的文章，当然是柏老的文章，我是何等角色，顺应时代潮流，岂有说别人好话之理。阿巴桑头脑不清，殊堪悯也。

柏杨先生文章既如此之好，又兼如此之妙，非我一人之言，乃天下人的公言也（说此话时，气不发喘，面不改色，货真价实的窝里捧嘴脸）。不敢自秘，整理印出，以供读者老翁拜读——其实贵阁下拜读不拜读没啥关系，柏老学问，博大

精深，贵阁下即令拜读，也未必拜读得懂。只要猛掏银子，狠狠地带上一册，你就伟大定啦，幸勿自误。

柏 杨

一九八〇年代黄道吉日于台北柏杨居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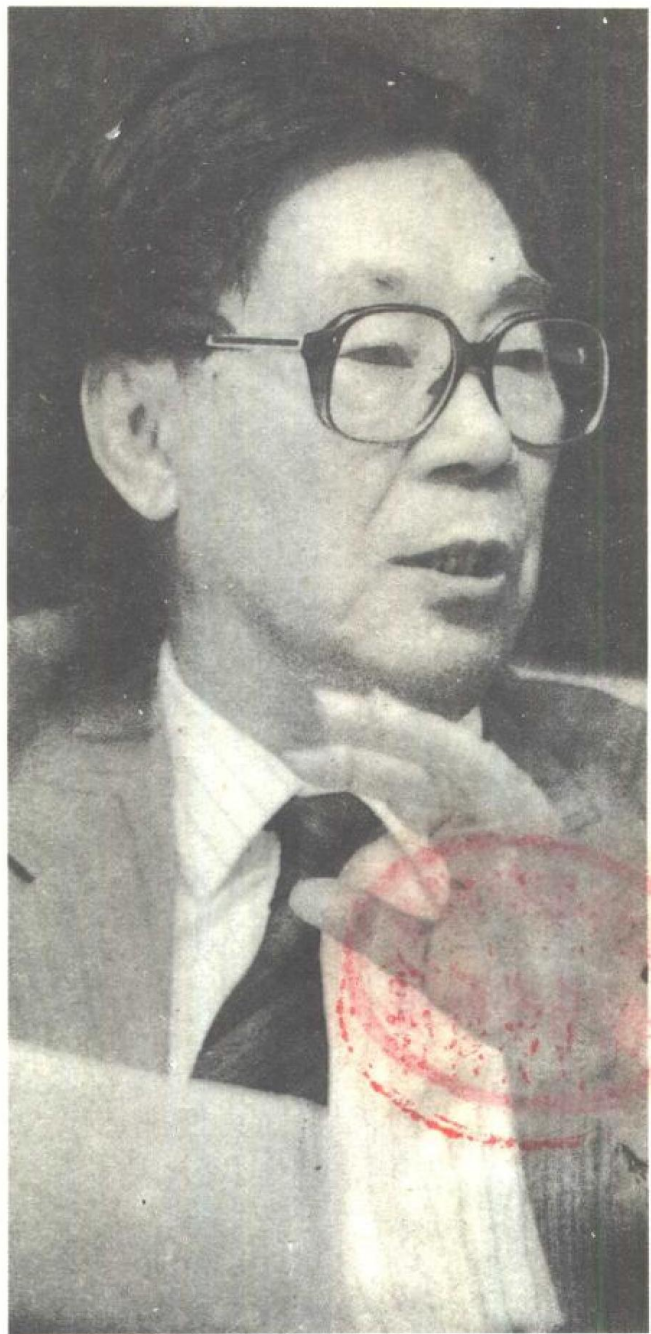
本集曰《蛇腰集》，蛇腰者，女人的细腰也，女人的细腰怎么成了书名，说来实在话长。记得有一天，电视上歌唱节目，有一个镜头，那位女歌星老爷，其貌如花，其腰如浪，又唱又扭，扭得我几天都睡不着觉。中秋节时，朋友请我去舞厅跳舞，我这么大年纪啦，还跳啥舞，但仍换上西装，伊然而往，为的是坐在台子上，看看舞女小姐的纤纤柳腰，像蛇一样地款摆，也就过足了瘾。于是恍然大悟，女人的细腰，真是奇妙之物，不可不隆重纪念，因之坚决的作为书名，以志其盛。

本集谈以下几个问题：曰福州人，曰婚姻的平衡，曰胖，曰中医治癌。福州人乃铁人的化身。婚姻的平衡也就是“门当户对”，不过经拐弯抹角一说，就更能唬人。胖用不着介绍，女人干啥都可以，千万别胖。中医治癌，是一个大骗局，但我们却巴不得中医能够治癌，可是，如果并不能治而硬说能治，甚至硬说包治，我们就不服，万不得已，口里服啦，心里仍是不服。

附录三则，均盖世文献，读者老爷千万不要放过。
是为序。

柏 杨

丁未年二月于台北柏府



柏杨 台湾著名作家。著有《中国人史纲》、《帝王之死》、《皇后之死》，并译著《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西窗随笔》、《倚梦闲话》为其两大杂文系列，文风率真、幽默，既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又有人生历练的睿智。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前言	(1)
序	(3)
转载·转抄	(1)
北海道休息问题	(5)
岁月不饶人	(9)
人老先从哪上老	(13)
要当洋大人啦	(17)
穆万森故事	(21)
窗外伸进玉手	(24)
吃了一顿豆腐	(28)
这一类故事	(31)
“配”才是良缘	(35)
辞婚表	(39)
译成白话文	(43)

牙痛奇观	(48)
吓出汗来	(52)
四海同欢	(56)
公主身价	(60)
各显神通	(64)
四大恐怖	(69)
门当户对	(72)
天经地义	(76)
爱情有价论	(80)
要“配”才行	(84)
腮的一声射出	(89)
亲情友情	(93)
杀妻案	(97)
灵性的平衡	(101)
牙和胖	(106)
肥	(110)
苗条万岁	(114)
人大病大,人小病小	(118)
有其必要	(122)
歌星传奇	(125)
连狗都嫁	(129)

硫磺炬手段	(133)
发表公报	(137)
竟有这种奇医	(141)
治癌秘方	(145)
新式四大不幸	(149)
怪病和杀人广告	(153)
空前巨著	(158)
恍恍惚惚	(162)
文学博士治砍杀尔	(166)
连锁法	(169)
癌症是人类的克星	
——赵峰樵是癌症的克星(附录一)	(174)
访专家·谈“癌症”(附录二)	民智(178)
治癌症专家竟是社会之癌(附录三)	徐子秋(182)

转载·转抄

对一个写文章的朋友，最使之发昏第十一的，有两件事焉：一件是被江洋大盗原样翻印；一件是被正人君子原封照抄，或割裂成碎片，换上另一个名字。这两件事像两块大石头，实在难以下咽；即令咽了下去，也实在难以消化。江洋大盗的干法，前几年盛行一时，后来官司迭起，赔钱的赔钱，坐牢的坐牢，总算暂时平息。可是正人君子的干法，却风雨如晦，鸡鸣未已，其勇不可当的英姿，好像是谁都束手无策。

柏杨先生的大作，三生有幸，总是马不停蹄地碰上正人君子的铁腕，不断被砍得面目全非。也曾在报上呐喊过，事主也曾来信道歉过，杀人不过头点地，道歉就算啦，不过只要求一点，那就是照抄只管照抄吧，但请不要乱改，而且一定要写上柏杨先生的大名。盖敝大作是啥模样就是啥模样，每个写作的朋友，都有他特有的那股劲，这股劲一经修理，等于把一个人的筋从身上抽掉，虽然骨头依旧，却没有了生命。至于割裂成碎片，改头换面，随便捏个笔名，作为是他写的，那岂不成了小偷乎哉？把人家的凳子，搬到自己屋里，砍

掉圆腿，换上方腿，再把砍下的圆腿改成床腿，然后瞪大眼曰：“都来瞧俺做的八仙桌和弹簧床呀！”这就未免太不够朋友矣。至于一定要署原作者大名，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要出风头，（不过，可怜的是，柏杨先生这么一把年纪，再出能出几年，能有几年受用耶？）主要的这这也是一个道德问题，把人家的桌子搬到自己屋里，还掏出发票说是刚买来的，恐怕不仅是小偷，而成了大偷，跟江洋大盗，只一寸之遥。常有些读者老爷来信掀底牌曰：“柏老，柏老，你怎么又抄人家的呀！”这跟饭碗有关，故不能假装谦让。

柏杨先生还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如果辱蒙转载的话，就一定请注明“转载某某集”，盖也常有些读者老爷指着鼻子说我一稿两投，这不仅是道德问题，也是银子问题，台北《自立晚报》编辑老爷已经警告无数次啦，如果再一稿两投，就没饭吃。——威胁到了财路，试想一下吧，怎能心平气和。

可是，这些年来，情况并没有好转，先是《纽司杂志》下手，而且还加上可怕的标题。后来又有《理想家庭》，期期都有，有时候到书摊上翻翻，气得肚子更胀，前些时一位读者老爷寄来一本《理想家庭》第五十一期，该杂志未免有点过度心狠手辣。

《自立晚报》“倚梦闲话”，每星期六都要被东柳先生的“晚祷”挤掉一天，教人伤心。不过也正因为挤掉一天，倒可歇歇手脚，恢复恢复元气。就在昨天下午，一位光临柏府杀时间的朋友，顺手在书摊上买了两本四十六和四十九期的《理想家庭》旧杂志，像献宝一样地献给我参观，不参观则已，参观了气就更大啦。

先说五十一期吧，有一篇区日新先生的《太太善哭的

好？还是不哭的好？》真是面熟面熟，简直好像哪里见过，我要说那是柏杨先生的大作，恐怕区先生一定跳高，说我怎么总是往老脸上贴金呀，难道你说过的我就不能说？你举过的例我就不能举乎？而且说实在的，千古文章一大抄，你还不是有同样的毛病。不过即令区先生真的有这么天大的理，我还是觉得面熟。文章固然是一大抄，但“劲”则是各人有各人的，如果只改动了几个字，仅只重新分了段，那是砍了别人的脚，换上自己的脚的办法，其前后“劲”的不一致，更是一目了然，等于“俘”了一辆裕隆牌汽车，只换上四个木头轮子，就贴上雪佛兰的招牌，硬说它就是自己的，恐怕有点太简单啦。

《理想家庭》每一期都有柏杨先生的一文或两文，倒是凭了天地良心，每文之下，都注明“摘自某某集”。若五十一期：《婚姻是爱情第一？还是金钱第一？》注曰：“摘自《神魂颠倒集》”。四十六期：《爱情，爱情，多少钱一斤！》注曰：“摘自《立正集》”。四十九期：《厕所学问》，注曰：“摘自《越帮越忙集》”；《红颜为何多薄命？》注曰：“摘自柏杨《越帮越忙集》”。（顷又接到一位读者老爷寄来一本四十八期的，上有文曰：《高跟鞋颂》，注曰：“摘自柏杨选集第一辑《玉雕集》”。）

这些都很合理，可是，那些题目却不是原来的题目，这也可能有啥说的，改上一改，以适合杂志的风格。但有一点我就是上了吊都弄不懂的，那就是，却把柏杨先生的大名也抹他娘的啦。既然转载人家的大作，而又不肯标出人家的大名，这种心理，实在神秘莫测。而且，不但把署名抹他娘的啦，就是对文中的“柏杨先生”，也改他娘的啦。凡“柏杨先生”统统改成“笔者”，凡“柏杨夫人”统统改成“作者夫人”，

这里面的学问恐怕更大。是怕柏杨先生竖子成了名乎？抑柏杨先生的大名有危险性，一提就砸锅乎？《理想家庭》的发行人是欧文化先生，社长是张伟民先生，副社长是萧澹先生，谨努力向三位叹曰：“不大方，不大方；不漂亮，不漂亮！”

北海道休息问题

人是社会动物，也是群体动物，所以人人都怕寂寞，也都不甘寂寞，囚犯老爷如果在监狱里把看守同志的尊头打了一个伟大的洞，最低限度的惩罚，恐怕是被单独囚禁到一间小房子里，囚禁得他宁愿出来天天挨揍。据说有些人被单独囚禁得久啦，出来后连话都不会说，盖整日对着墙头，言语的能力都消失了矣。

074473

所以，柏杨先生向不同意有些攻击人的话，说某某人不甘寂寞。如果把该攻击人的家伙也弄到单独的小房子里，恐怕他也不甘寂寞，他要是仍认为他甘寂寞的话，我们除了佩服他的舌头硬外，别无他法。不过，却有一个问题在焉，如果大势所趋，使你阁下非甘寂寞不可的时候，最好还是甘之。好比上述的囚犯老爷，既然当初露了一手，把看守同志的尊头打破，则甘寂寞也好，不甘寂寞也好，结论都是注定了的，再踢腾都没有用。

监狱里的寂寞是绝对的寂寞，社会上的寂寞则是相对的。从前有个大号官崽，年迈色衰，被老板驱逐回乡（也可能